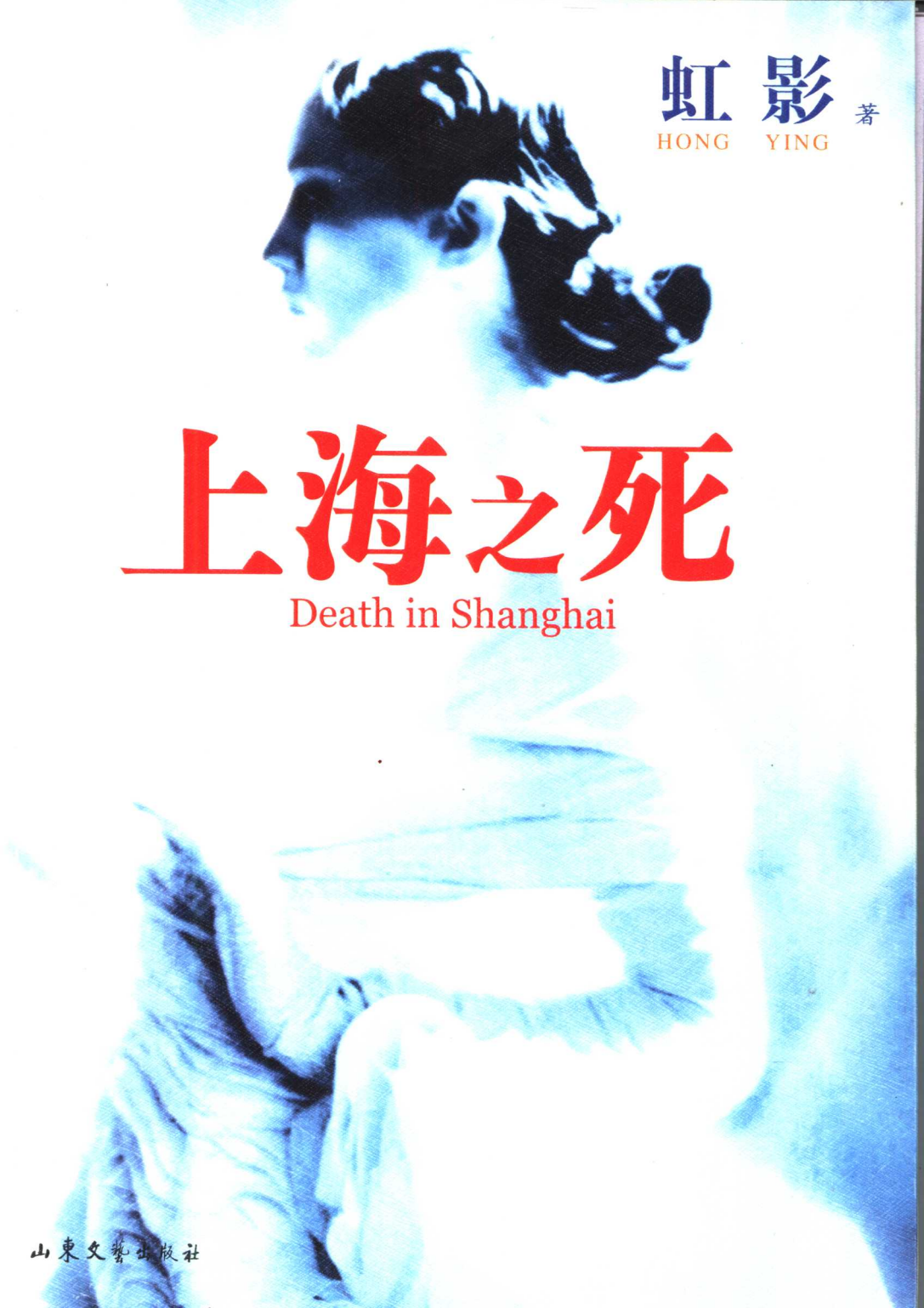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虹影 著
HONG YING

上海之死

Death in Shanghai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虹影 著 **上海之死**
HONG YING **Death in Shanghai**
山 東 文 藝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之死/虹影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5. 4

ISBN 7-5329-2416-5

I. 上… II. 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6941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版 次	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/8.875 插页/3 千字/205
印 数	1-100000
定 价	22.00 元

上部/5

中部/71

下部/179

《上海之死》重大事件时间表/268

后记及鸣谢/271

附录一

虹影主要创作年表/275

附录二

虹影获奖情况一览表/280

献给父亲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

而谜语,正如标题所承诺
不会被誊抄者写错。

——H·D



上部

第〇章

很抱歉,上海今后多少年也不见得能下完这场雨。不等也罢,那么,机会什么时候来呢?

阴霾的天空露出一剑鱼肚白,像晨曦。

我紧握话筒,脸色大变:电话那头的一片混乱中夹有熟悉的声音,你的声音,然后是突然爆发的惊叫:一大群男人的惊叫。我呆住了,电话那头似乎也不知所措。整整过了好几分钟,电话才重重地扣上。

我丢下电话,就往门外跑,跑得身子如飞,追着乌云,推斜一路上的房子。难道你就不能在电话那头给我一句话,就一句话?

那天晚上,在那么多人中间,你几乎靠着我的肩。你的脸精巧如玉,嘴唇湿热,使你一下子从扮演的人物变成肉身凡胎,生命从这细腻柔软的地方开始。

现在我是一匹识途老马，从新填设的坟坑里艰难地爬出，沿着曾经的脚迹往回跋涉。他们都以为我死定了，既然再也不可能见到你，我又何必不死？但是我看到自己依然在寻找，再次等待在路口。

夜降临太早，这场雨真的永远没完。上海的马路，像一个个织妇的手把细丝般的水掂捏成一束，从路四角汇集到铁阴沟盖，汨汨地流下去。下水道被如此泡过几个星期之后，潮气升出，带着磷火的蓝光，幽幽地游动在四周。法租界兰心大戏院门口人头攒动，伞和尖顶的雨衣密密麻麻占了蒲石路迈而西爱路口。这不奇怪，每晚都如此，今天令人不安的是似有若无的说法。事情已经发生，事情正在发生。

一辆汽车驶过霓虹灯光闪闪的夜总会，往兰心大戏院而来，车夫猛地停住汽车。从里面下来两个女人，一看就是母女俩，他们心急火燎地往戏院门口售票处跑去。门口亮着“客满”的霓虹灯。女儿回过身来，失望地对举着伞的母亲叫喊。

母亲看看门口的票贩子，从皮包里掏出钱来。票贩子瞧瞧女人手里的钱，摇摇头走开。女儿不服气地翻找母亲的皮包。的确，没有多带钱。

阴谋迭出的交易在等票者中进行，讨价还价加上诅咒发誓，不时有惊喜或失望的尖叫。

上海早就裂成几块，法租界、公共租界，以及日本人占据的苏州河以北，电车早已互不相通，看一场戏要换几趟车，不容易。

票房墙上挂着一个西式日历：1941年12月6日，日历已经只剩

下最后一小叠。

今夜的观众,与以前不一样,连票贩子也夹在人群中发表自己的看法。“晚报说的!”一个惊人的消息正在传开,人群的喧哗突然升高,有的人在急切地打听。“这是谣言!”否认的吼喊,带着愤怒,更为激昂。

在戏应该开场的时候,门外的人却越聚越多,扎断了街,堵塞了交通,人数远远超出剧场能容纳的数量。这一整个夜晚,兰心大戏院人流不断。连不远处国泰影院的观众,也有人中断看电影,甚至那些夜总会里的男女,都往兰心赶来。

他们赶到这儿,不是想看戏,而是想知道戏能否开演,为了知道一个虚实。尽管这年月天天有重大消息,许多人就是在家坐不住,就是要到这里来,到新闻发生的地方来。

剧场里,富丽的圆顶灯光如菊,光焰四射,也不见暗淡几分。但是观众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,他们站起来,离开自己得意的座位,厅内过道上,铺着华丽地毯的走廊挤满了人。不时有人激动地往后台走,想进入后台看个究竟:女主角是否在认真化妆,布景工是否在检查绳索。但台口守着的人一律拦住。

“那么是真的?”他们挑战似的问。

看守者平淡地说:“没听说那消息。”

早过了开场时间,台上还是没有动静。观众心里都感到谣传的一切,正在被证实。陷入悬疑,又不知底细,让人觉得在受命运愚弄。观众的这份愤慨,像森林之火,风刮着往台上卷。

终于,幕布拉开,灯光仅打在一片江水之景的舞台上,一个人走出来,剧场渐渐静了下来。他戴着眼镜,穿着长衫,平时看着很

高,这时孤零零的身影,却在空旷的舞台上显得个小。

老戏迷马上明白这不再是戏,这人是著名导演、爱艺剧团的团长。

导演镇静地朝进口招招手,让收票的人把戏院门打开,让场外的观众都进来。人们有秩序地鱼贯而入,不久过道都站满人,沾着雨珠的雨具收拾得妥帖。场内已经没有窃窃私语,一切都太像一个仪式。已经化了装的全班演员有次序地走入舞台,连乐队也拿着乐器,站到台上两侧。

导演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,转过身来。他拍拍话筒,觉得声音清晰了,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,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。

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,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的大声哄然。

没有一个人退票,没有买到票的人,也把钱放到义捐箱里。

导演静穆地站在那儿,陌生人的脸在他面前出现,又消失。他的助手搬来一把椅子,让他坐下。他固执地摇了摇头,酸涩的口水艰难地涌上舌尖,吞回喉咙。

记者们赶来。导演不得不对他们说话。一江寒水涌入这个冬季,这一夜恐怕才刚刚开始。他尚不到三十五岁的脸上,爬上好几条皱纹。他不想演说,那蹦出嘴的话,吓了他自己一跳:什么时候,我是这样不注意措词,倾说出心里想说的一切?

第二天早晨,上海中西文报纸大版面报道这件惨事,在名字上加了黑框。《申报》记者引用了导演的原话,头版头条是一个大惊叹

号：“一个时代的结束！”

各种剧照，都被找了出来。报纸都说这是“现代孟姜女哭夫”、“多情女以身殉情”：她赶到孤岛上海租界来，应邀参加话剧《狐步上海》的演出，目的是在救她的不幸被汪伪特务机构76号逮捕的丈夫。76号假意释放，却秘密枪杀其夫，她痛苦万状，只能自杀殉情。

爱艺剧团的同事们，租了一辆灵车，提前一个小时从兰心大戏院出来，赶到集合地，然后与自动集合送葬的戏迷们一起往国际饭店方向来。没有口号，没有横幅标语，只有灵车上架着的巨幅画像，那是美术师连夜按照照片画出来的，装在一个木架上。美人玉殒，笑颜不再，这本身就够让人悲哀的了。况且许多东西将随着她消失：那些千奇百怪的传闻，那些纠缠不清的艳事，那让上海永远生机勃勃的女性气息。

人流经过国际饭店门口时，纷纷驻足抬头，看耸入云端的上海第一高楼那堡垒式的塔顶，想象那个绝色美女气咽命绝时的惨景。国际饭店里好多中外住客也拥了出来，加入到送葬队伍中。

在国际饭店楼上，窗帘后面站着饭店的犹太人经理，紧张地注视着整个场面，不时举起望远镜看队伍走了多远。他让饭店警卫做好准备，以免游行队伍控制不住情绪。

这个国际饭店充当不了风暴中的避难所。孤岛即将沉没，国际饭店再高，也不可能避祸。一切残存的美，都在昨天陨落。

送葬队伍往西走去，离万国公墓还有好长一段路。

经理转过身来，戴上帽子，穿上大衣，向手下人交代了几句，就关上房门。不一会儿，他出了国际饭店大门，朝送葬队伍方向急急走去，但并没有加入，忽然拐向南，加快了脚步朝相反方向走。只要

这步子不停下,就会到达一个目的地。另一个人的埋葬,需要他去处理,送葬的只可能是他一个人。

我必须告诉上帝,意料之外的一切,都准备好了。

第一章

于堇坐船到达上海，是1941年11月25日，她从码头直接搭车去国际饭店。

轮船拉响汽笛，鸣叫着从黄浦江进港，她扶靠船舷，看着熟悉的外滩，扳着手指数离开上海的年月，数不清，心里就是不肯数清。这季节，弄不好，心上都会生冻疮。

日本人在码头上没有打旗设警，可能知道这是上海的门面，占领军的形迹，表面上并不很放肆。十六铺码头楼顶上的国旗，竟然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，让人顿生幻觉，以为战争已经结束。

仔细查看，旗上面有一条黄带子，上面有几个点子看不清楚，她知道那是“和平反共建国”六个字，日本人的傀儡南京伪政府萎缩缩的标记。

旅客有次序地下船，码头上站着各种各样接客的人。于堇费力